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序八

著述

轉注古音畧序

楊慎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

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  
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註疏  
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  
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  
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于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  
審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  
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

于古而始發于今繆于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  
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  
讀奧篇隱帙渙若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參之古人  
成編褫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于雷同兼有益于諷  
說乃作轉注古音畧大抵詳于經典而畧于文集詳于  
周漢而畧于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  
辭而于義于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  
爲據耶今之所采必于經有裨必于古有考扶微學廣

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磨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于雲于後世也

滇候記序

楊慎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壑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者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烏有候風

之律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  
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  
乎夫九州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  
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于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  
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勘過從晤言之適  
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閑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  
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于氓  
蚼焚枯酌醴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

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趙東山春王正月辨跋

楊慎

昔趙汭左傳補注辨周正改月之證引據既博分析又明可爲不刊之論定千古不決之疑獨恨其書不傳故謹錄之然有一條未引今特著之按文選所收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此詩文景之世所作也按漢書高祖以十月至霸上仍

以十月爲歲首則所謂孟冬乃建申之月也故有白露  
秋蟬之語蓋秦不師古以建亥爲歲首無謂之極漢制  
大抵襲秦故首十月非係十月至朔上也秦之繆妄不  
足言然因此可考周正改月之驗何也秦上承周秦以  
建亥爲歲首而謂之春故漢代仍之建申之月謂之孟  
冬矣周人以子月爲春從可知矣至漢武帝始用夏正  
以寅月爲首故其詩云孟冬寒氣至朔風何慘慄此孟  
冬亥月也故有風慘慄之語武帝以後之詩可知詩可



以觀詎不信矣

水經序

楊慎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沂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啓疑于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  
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  
官紀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  
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畢陳于是乎山海經  
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  
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  
見之傳信其不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  
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

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徃所載與今所見無至太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于肆篋者亦由知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

若鄴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  
河水二字泛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  
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  
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  
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  
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  
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  
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五言律祖序

楊慎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順玩卦畫則八八交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實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忒紅粧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漢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于景雲

垂拱之上著先鞭于延清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  
造陰何沈范顧于先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隄廩日  
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泝龍舟于落葉遵鳳  
輅以推輪華瑀極摯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  
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  
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  
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四書五經餘義序

楊慎

司馬瑞虹叔父先生歸居新都後日以數文析理自娛  
猶橫經時也其精也條入葉貫其通也氷釋理順其采  
懿也并包而罔遺其砭疵也犂然當心而解頤四書五  
經皆有說焉名之曰餘義其四書則郴陽燕崖李子序  
之矣易書詩春秋禮則某某序之矣梓成特伴以示慎  
慎自少受章句于我叔父今三十餘年矣流成滇徼不  
獲侍几硯請益爲憾而幸此書之郵來如對函丈奉提

命也追惟慎昔少時嘗以左氏筮短龜長之說爲問叔父云杜預之說非也象與數豈分短與長乎但以占卜驪姬事筮從之吉其說短龜違之凶其說長也他日又以禮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爲問叔父曰此因尊卑之等而別赴終之義不應以羽鳥四足之異類而同于天子諸侯之崩薨也慎悟因請其說曰古有羽蟲之孽有淫于原野之害其指此乎叔父平日凡說古書妙解類是嘗語慎曰人各有見果以先儒說後再無別義亦固而



已矣燕崖子云師心賤耳舍傳窮經得我叔父論著之  
凡矣荀子云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得于有  
疑今之學者病于不疑經猶招也睨也張招若睨于百  
步之外一夫射之不若衆射之有獲也況越鳬楚乙鴻  
一耳晉菑秦蔓舜一耳參則得一則惑矣朱子自言吾  
平生傳註學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  
蓋不滿于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不敢議豈  
朱子所望于後賢乎鄭夾漈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

表經而經亡慎則曰唐人不以經取士而經明今日以經取士而經晦是則皮相膚淺口出耳入之過也觀叔父之斯著也其爲博學詳說之助不其多與正唯朱子所望于後賢之意慎承命爲序故謹述之至若分經析義已備于諸君之序矣其微辭奧旨殊詁妙筌則遽數不能終覽者自得之

五子書序

楊一清

鶩子二卷凡十四篇鶡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

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  
水李公得之俾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  
自始學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  
籍稍蒐涉羣書顧學無本恐眩于途轍方凜凜近思亦  
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  
其是非矣至是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  
之妙于言然益以見儒先之論之正也嚮子蓋子書之  
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弘實古書無疑鶻

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愈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  
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叙  
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言又多勸  
浮屠老子莊列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  
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氣舂容文采煥發故學文  
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  
其真贋蓋無足與者前輩併劉向仲長氏之序皆謂後  
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而白馬非白之喻

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卒不可正  
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既隱異端曲學  
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百八十九家  
昔之君子嘗欲裒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微濂洛  
之源未啟邪說害人烈于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緯  
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即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  
諸子並生于世適足爲指麾驅使之資耳況眇焉如綫  
之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

權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爲述之者也

古苑序

劉鳳

昔晉文公學讀書于臼季曰多聞以待能者王歟負書而遊季子發篋書習簡練彼所習何書耶未有聞于今者左史倚相能讀丘索是徒聞其名而已豈世悠遠磨滅耶將爲秦燔之耶若惠子之書五車管敬仲之所削方墨筆其有一言見于今乎彼齊女子且稱西方之書

甚辨以慧吾每志在內外史遇周秦間之跡未嘗不三  
覆數後來雖益多非吾好也夫圖緯祕記識數其非出  
于聖人乎誕罔時有之然胡可盡廢也若星氣厯度河  
洛軌象孔壁魏寢時有出于世者蓋以恍惚疑之獨後  
儒之信可乎余涉道淺未能刪裁刊點若文辭之駁亂  
浮譌不敢多讓故其存者鳩繕正之若散見猶餘未盡  
雖片言可追邇遐古因削牘識之各以書從俾無並佚  
初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事類頗及漢以後至隋其見

于他所類者不取若皇覽徧畧書苑類苑玉鏡諸家鄙  
宗孝標杳等所撰叙十不存一亦復隨錄之與夫聞之  
故老者惜不獲睹猶可得一二既累歲月距之宵冥收  
采不得息棘艱矣方淖乎如涉于海未有涯涘昔歆向  
父子所錄三萬餘卷庶哉豈邁厄之屢天所忌抑後人  
蠹敗去之何益遠益亡記云氣老能變曰精事習能變  
曰智彼閔藏者機既伏泄之華英者化之光精又竊奪  
之是寧免于懟嫉尤之而庸有千萬世具存者乎古稱



立言不朽嗟乎嗟乎所以嘔膽剝衷心剗肝鉢身不得  
當者冀垂之後世而往往零墜散遺湮燼廢沒顧其殘  
斷時見于缺簡遺編并其人姓名微著而已故士亦何  
所爲不故意乎當年極身之所欲而終歲窮愁耽于著  
書欲何見耶且天地猶有盡而況區區空文余既深感  
之故收之于晦暵敝壞之餘復光著若發蒙矣此非余  
之所能也若有以導之而不得其故也精神之流于世  
尚亦猶有存乎且余不能盡細繹名山大川之藏與四

方所載安知不有同余志者冥求而湛索之必當有繼  
出未盡以成余書若夫撰次之體則首以古初之書見  
于他者收拾之雖無篇次亦各見矣曰書類乃古事僻  
隱若怪竒可喜者以類從曰事類名之曰古苑云

唐詩紀事序

孔天胤

唐詩紀事若干卷舊叙是臨邛灌園居士計敏夫字有  
功所集而爲懷安假守王禧字慶長鋟置郡齋時記嘉  
定甲申年代既遠印版磨滅或無再刻之者故其書罕

存即有傳者但鈔本爾嗜文之士意恒闕如也嘉靖乙巳錢唐洪子美氏釋宮案玉絳之班理家園竹素之業得筭藏懷安初本遂爲雕繕久之成書余覽而嘉之且善其紀事之意叙曰夫詩以道情疇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則情之所由起也辭之所爲綜也故觀于其詩者得事則可以識情得情則可以達辭譬諸水木事其源委本末乎辭其津涉林叢乎情其爲流爲壑者乎是故可以觀已故君子曰在事爲詩又曰國史明乎得

失之迹夫謂詩爲事以史爲詩其義賾哉然自性情之  
說拘而狂簡或遂畧于事則猶不窮水木而徒迷鶩乎  
津涉蔽虧乎林叢其于流鬯益已踈矣故孔文又言致  
知在于格物孟子誦詩必論其世且如虞有卿雲之歌  
弗稽大傳曷知其爲禪夏漢盛五篇之詩非考兩都又  
焉得其鴻典也故善學者大通而無閼不善學者小見  
而多離詩從刪後豈展無之顧大雅雖闕然歌詠之事  
可考而繹焉唐俗尚詩號專盛至其摛藻命章逐境紆

懷皆情感事而發抒辭緣情而綺麗即情事之合一詎  
觀覽之可偏宋興理學儒者偏鄙薄詞華復又推杜甫  
等而以格調聲律爲品裁然但言理而不及事豈與古  
人說詩之旨同哉今高材切慕其成說競依憑其籬下  
掇拾其緒餘及博討唐篇如窮水木或不喻其時代與  
人物是既不曉事又安識所謂道情者與夫所謂聲調  
者亦竅言也已然則紀事一書其藝流之源委文苑之  
本末利涉之方航發蒙之朗若者嘗觀集唐詩者奚啻

什數集紀事如有功者少刻唐詩者奚啻百數刻紀事如子美者少余故嘉善作此叙詞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爲考亭所紕然欲究遺經當必考之于美名梗歷詹事府主簿

朱子晚年定論序

孔天胤

諸儒訓詁之學至朱子稍稍折衷是故有易詩四書等傳注初意蓋欲由講解以爲入道之門若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爾誠非其學之至論之定也一時

門人遂以綴輯而張大之後儒遂守其說而不詳忘其約而不反至于信傳而不信經從人而不從天學術支離道體蒙障則章句爲有禍焉故朱子晚年既反約于詳說之餘則盡悔其未詳之說之非至以爲自誣誣人罪不勝贖斯學有所至論有所定朱子已非自誣而學人之自誣者于今猶烈也可勝痛哉適見陽明王子畧取其言稱其爲定論也且曰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

亂正學不自知其入于異端信斯言也則學者宜深省之吾故刻其書以視同志

重刊傳習錄序

朱衡

昔濂溪周子倡獨悟之學于天下當其時乃有疑其所自出者至于久而後定宋儒既遠經生牽制文義久矣陽明先生揭良知之旨力拯羣迷而四方之人始而駭繼而疑至呶呶以相訛先生處羣猜衆咻之中而不自恤於是疑信者相半之夫周子之學後世所宗奚獨疑



于當時之人哉彼人之情膠于故而又伐乎異也無極之極自柳子言之以其出自柳子而疑之也固宜若乃良知之學根諸孟氏而大學以致知爲教此不可以信哉先生之學簡易直截然非徑造者所能至其爲教也神機無方然要其宗旨則一言之垂于世者夥矣而其剖析精明讀之而易入觸之而易從自謂無意中得此一助者即今所傳傳習錄是已今去先生之世餘二紀讀其書者靡不悅而宗之私淑之士多于及門之徒則

先生之學人固翕然信矣雖然微言日湮中行復鮮士  
往往以資之所近見之所及以爲學故有厭物情之紛  
撓懲訓述之支離而遺境言心任識作悟恣意爲率性  
者而又或求先生于無不知不能之中揣摩湊合自以  
爲道在是矣嗟乎心之本體虛靈變化至神至易而範  
圍曲成通知之道寓乎其中戒慎恐懼全此本體三千  
三百悉自此而出之初無寂感內外之可言而可岐而  
二之襲而取之也乎故昔之學者古訓是式擇準繩而

蹈之然猶有執古而行行不越軌之士其究也迂曲而  
不通方今也或是之亡也昔之人其學未必是而其人  
則可信今之人其學未必非而問其人則不然矣故曰  
賢不肖者道不明之故也子夏有聖人之一體乃流之  
爲莊周倍師說而淫于佛老者非程氏之門人與聖賢  
之學何嘗弊哉不由心得其流則然爾學者果有作聖  
之志從心悟入既竭其才協于天則取先生之言而顯  
證焉可矣乃若誦其言而爽焉失其故毅然自任行著

習察則不失爲緣聞入悟之士是之曰躬行心得之學而合異堅離相應相求使風俗莫不一于正以助國家元氣則先生之學大明于世其誰不信之哉侍御古林沈君學先生之學者也按閩之暇取傳習錄大學問朱子晚年定論手訂付梓播諸學官弟子員噫君之嘉惠多士至矣哉濂溪之學擴大于程氏乃有載之以南者遂開八閩道學之盛至方以鄒魯先生之學今既南矣古林又章明而振導之豪傑林立夫非昔之閩與篤信

力行自成自道引先生之緒而邇濂洛之源俾鄒魯之  
盛復見于今日茲非所望于多士者乎某不敏媿無以  
先之敬書簡末用申告焉

讀鹽鐵論序

周天佐

鹽鐵起于漢漢大夫爲必可行漢文學爲必不可行廷  
議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也夫論治  
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猶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  
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爭矣其間

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于漢大夫之議至宋熙  
寧之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  
之辨始于孟子惠王宋惓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  
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辯持正蓋學孟子而漢  
大夫所云視惠王宋惓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  
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  
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  
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汙尊坏飲英

護之世不必言簣桴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収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于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爲之序

章臺柳玉合記序

屠長卿

夫機有妙物有宜非妙非宜工無當也雖有艷婢以充夫人則羞雖有莊姬以習冶態則醜故里謳不入于郊廟古樂不列于新聲傳奇者古樂府之遺唐以後有之

而後元人臻其妙者何元中原豪傑不樂仕進而殺其  
雄心沈洋自恣于草澤間載酒徵歌彈弦度曲以其雄  
雋鶻爽之氣發為纏綿婉麗之音故汎賞則盡境描寫  
則盡態體物則盡形發響則盡節騁麗則盡藻諧俗則  
盡情故余斷以爲元人傳奇無論才致即其語語當家  
斯亦千秋之絕技乎其後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穢語止  
以通俗取妍間巷悅之雅士聞而欲嘔而後海內學士  
大夫則又別取周秦漢魏文賦中莊語悉韻而爲詞譜



而爲曲謂之雅音雅則雅矣顧其語多癡笨調非婉揚  
靡中管弦不諧宮羽當筵發響使人悶然索然則安取  
雅令豐碩頎長之媪施粉黛披衲襦而揚蛾轉喉勉爲  
妖麗夷光在側能無咤乎故曰非妙非宜工無當也傳  
奇之妙在雅俗並陳意調雙美有聲有色有情有態歡  
則豔骨悲則銷魂揚則色飛怖則神奪極才致則賞激  
名流通俗情則娛快婦豎斯其至乎二百年來此技蓋  
吾得之宣城梅生云梅生禹金吾友沈君典總州交生

平所爲歌若詩洋洋大雅流播震旦以其餘力爲章臺  
柳新聲其詞麗而婉其調響而俊既不悖于雅音復不  
離其本色洵狀頓挫淒沈掩抑叩宮宮應叩羽羽應每  
至情語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絕則至  
矣無遺憾矣故余謂傳奇一小技不足以蓋才士而非  
才士不辦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賞也余頃觀禹  
金僮易有英雄器畧與君典埒降心而爲此季豹所謂  
有託其然乎余少頗解此技嘗思託以稍自見其洗洋

會奪於他冗今黃冠入道舍不復爲而禹金業爲之而  
過于余余復何措意焉吾聊以叙之以銷吾胸臆

明文海卷二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序九

著述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長卿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

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怛而寧然人不默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沈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

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  
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  
而又爲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  
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渺小也

宗忠簡公遺草序

張維樞

華川蓋忠簡公故里也樞待匱茲土拜公祠下者逾六  
春秋每凜然神肅日閱邑乘讀公勸回鑒疏表白日寒  
而悲風蕭也輒慨然憤懣不能句因從汝文君索藏草

倡梓汝丈曰宗煥自六世祖蓄于金未復舊姓乃每世無念敢忘宗相與抱遺書而泣媿煥無能光宗祝幸大夫有意圖之也敢不共役樞既卒業謹序曰自昔豪傑之禎人國也豎而爲功與甲冑異不得已宣之而爲言與紳衿異是其始也莫不冥觀昭曠酌究天人淵然於玄淡之養而洞然於道德性命之奧故一秉羽能開能格能攘能平一投羽猶能以其匡定經緯之猷爲訓爲誥爲雅頌夫誰非天子之力臣而兼詣如是良由元本

遽也三代斌斌質有文武嗣後登將壇者鮮不慙德斯  
大而獨南陽之梁父不減有莘之耕南陽之二表不減  
有莘之訓彼其處則寧靜淡泊出則鞠躬盡瘁足雖  
分三立何媿嗟乎公之雅意南陽也公自知之婺諸先  
進若宋文憲之題公誥王忠公之弔峴山丘壠也亦雷  
然南陽許公矣今觀夫留守經畧犖犖節制勸駕表疏  
烈烈義胆靜居記題超超玄悟甚矣公之似南陽也樞  
謂豪傑不出世不能擔世不淡養不能盡瘁蜀道不玄



悟不能盡瘁汴京有本者言如是武功亦如是第公之  
捍汴京也比南陽更瘁當南陽居茅廬時上結魚水下  
駕熊羆及末勢始鬱於仲達之甘受巾幘若公所事何  
主也建炎徂徠偏安而忍淵聖北轅雖累表二十四疏猶  
左徒之問天此一瘁也南陽鼓即出糧盡即還宮府中  
誰敢營窟公外有尼雅滿烏珠輩百戰之勁敵而內有汪  
黃二豎之鼠狐一手獨拍疇爲喁和瘁二南陽之許驅  
馳也日在暘谷神王氣舒揮戈尚退三舍公頭顱種種

始提孱卒摩堅壘策夸父步而馳菴茲雖心之長何及  
於髮天肯以尚父鷹揚之年假公不瘁三以是三瘁也  
淚安得不枯而背安得不疽嗚呼方事之猶可爲也其  
君相沈湎於花石聲色公崎嶇一倅車耳迨二主蒙塵  
肉食者羣拜敵不暇公獨能壯汴爲金湯而撫楊進王  
善契丹兒輩爲爪翼臣有白首備百瘁不愛肝腦以衛  
社稷君相忍掣之肘乎雖然磁州之駕公實挽之武穆  
之命公實活之誰挈天下半還宋者公耶公呼雖苦公

目可瞑今遺草具在樞不遽訓誥雅頌公直拊心而指之曰是猶龍之吟而氣吞金人之餘魄也華川自不乏文武夫亦知所本乎其人手此編然後可習俎豆而行軍旅矣

周易參同契解後序

張維樞

參同契一篇後世談玄家多宗之然淺者至不知其爐鼎鉛汞龍虎丹候爲何物而其詭而褻者復迂衍于彼隣如道光致虛輩明犯輕敵喪寶之戒至于侮聖而侮

經是且不足供祖龍一炬胡言解也自宋儒朱紫陽更爲之註讀契者始知魏師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論作丹之意此于解契正矣顧猶以儒家證契以非契證契也夫契者虛無安靜之功而宓義黃老之旨易不言黃中乎言艮背行庭密藏逆數乎符不言陰陽相推乎言至靜性廉天地反覆乎老不言有無竅妙乎言橐籥守中深根固蒂乎是魏師所契而諸註所未盡發者也維樞埋迹案牘何知道而喜

問道間閱玄門諸家言有云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從混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漸營如鈞冶焉天地治大故生萬物人人身治小只結一嬰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火候即天地日月火候而妄謂須取彼家成丹是謂此天不能生物復籍彼天以生之也其可乎維樞讀而信之已蚤負雪上屢過玄栖山中訪道于朱大復先生得所謂靜有二功其靜功與三寶章合而有功則在調停文武之火令精氣神盡歸土府水土

交維性情還元無生有有入無爲大周天復而又復維  
樞心記手錄而益信之謂以玄契契以不解解參證之魏  
師自當首肯近西秦嵯臺張公委刻西河太翁契註及  
大復先生箋維樞獲卒業而謬用管窺也先生閉關青  
山十五年謝浮榮而捐雜藝于性命雙修易符老三宗  
從杳冥恍惚中昏默悟透宜其超超玄著乃太翁理南  
平時簿案之所總集驚江絕棧之所驅馳尚能割棄塵  
累出度世維世之見而手爲註非胸具真契不及此公

方奉璽書按嵯吳越懲貪植良清沙飭蠹爲商民請命  
尤獨發笥中秘質止先生而以度世維世之遺書布之  
國門非仁心爲質至孝錫類不及此因是知太翁貽慶  
之遠與公昌厥弓治之未有艾也昔曹平陽爲齊相聞  
膠西蓋公善黃老言避正堂以請得其清淨之教以治  
齊而寧一海字李子堅用忠直顯名陽嘉間而其翁孟  
節善風星占二使星向益州分部知使者入益隱德不  
耀人莫知之者而報乃在子堅今太翁度世維世之德

且弘于孟節而公之以繼志錫類一念印證大復先生  
也不減于蓋公之堂精治身而緒及天下悟三宗而補  
紫陽所未盡然後歎公家庭間淵源玄遠而益見道光  
致虛輩之陋也

憶素遺孤跋

周思兼

薛敬軒有言聖賢之言簡易而明白異端之語崎嶇而  
茫昧余謂儒家語亦有不易曉者如主一之謂敬是也  
余與王以仁交遊二年適將別去偶論主一之義忽有



所契平生不決之疑一旦遂釋然朋友之有益于人如此或問主一之義云何余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因以此冊爲喻此冊或大書其前或詠歌其後或敷諸議論而爲文或托諸丹青而爲圖紛然不齊要之不出於孝思無第二義也此之謂主一余他日以問以仁以仁曰然

性理抄跋

周思兼

余少時與前輩論議至性理之學大率能成誦余每自媿以爲弗及後遊南北或與諸生較藝每有問罕能舉

其要領蓋近世學者與前輩相遠如此今年秋中條李  
子以向時所抄性理節語見示爲之歎服今人誦習帖  
括往往取高第至於本領學問視之若第二義然中條  
乃能肆力於此辟之問水必窮其源登山必陟其巔可  
不謂知本之學哉唐人常言文選爛秀才半當時習尚  
與今相似然韓柳一出而陳言一切盡棄捐勿用天下  
事未可逆料要之用力於根本者猶可救藥也

詩紀序

張四維

右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  
遺爲別集又十卷北海少洲馮先生所纂輯也先生以  
雋才大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爲詩者多根抵于唐鮮能  
窮本知變以窺風雅之始乃溯隋而上極于黃軒凡三  
百篇之外逸文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而下詞  
客墨卿孤章浩帙樂府聲歌童謠里諺無不括焉七畧  
四部之所鳩藏齊詢虞初之所志述無不蒐焉始事于  
甲辰之冬集成于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宦跡且

徧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而訂焉驟見之編郡邑  
之載金石之刻無不致而覈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編  
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守河中維與分  
讐之列茲當告成敢續言于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  
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歎成文諧音蓋自  
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生文由代變古詩自宣  
尼刪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略備于斯是以質文之變莫  
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

其氣質逮于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頽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于世運者耶代歷既遐流風寢微後之學者莫得涉其津涯先生于是會萃遺失裒爲成書詩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時次大齊明月的皪錯陳鏞磬祝啟翕如並奏使藝林之士因詩考人因人

論世得以繹祖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明興詩人承宋元餘習頗乏遠調弘治間北地李先生獻吉始以唐風爲天下倡一時人士宗之文體一振焉及其敝也株守名家矜其學步千金帚斯不遠覽之過爾余故謂先生是編之集大有功于雅道云

書宋紀受終考後

謝復

宋紀受終之事諸老先生辯之詳矣而僕竊猶有疑焉

授受大事也太祖臨崩之際顧命大臣無一人在旁而又散遣宮人使致疑于斧聲燭影之間此其可疑者一也君薨大事也史官宜大書特書以詔示天下後世太祖臨崩之後正史實錄皆不載若爲尊親諱然而見于簡策者徒出于雜說之紛紛迄今卒無定論此其可疑者二也或者以爲太宗篡弑之禍實太祖有以啓之彼不傳于子而傳于弟豈誠心與直道哉特一時迫于母后之私命勉強從之迨其晚年亦有悔心不然授受之

際文武大臣胡不使一人知之卒致宋后有名德芳之  
舉此其可疑者三也其崩也或以爲壬子或以爲癸丑  
或以爲夕或以爲夜之四鼓况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其  
辭甚哀其志甚懾而太宗怒猶未怠至于不成后服此  
其可疑者四也若改元一事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理會  
不得誠有如吾朱夫子之所言者而秦王德昭俱不得  
其死雖非太宗手及蓋以知其無傳位之志故相繼滅  
亡此其可疑者五也嗚呼因其跡可以得其心推其顯



可以知其隱太宗至是幾五百年何議者之不一耶爲  
胡陳楊貝之說者皆以太宗爲弑石門梁氏畧書之保  
齋劉氏力主之若黃文憲公之筆記宋學士之叙畧則  
明其非辜至吾篁墩程先生篇爲之論句爲之辯視諸  
公益加詳焉其所以明太宗無篡弑之跡可謂詳且審  
矣然愚嘗聞之師曰夜思宋太宗燭影之事深爲太宗  
惜之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  
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不爲外物所移者愚恐太宗

不能無愧於此有不待其跡之顯而知其心之隱  
矣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原其心本非弑逆  
特以其不謹君父之疾而示履霜之戒爾宋太宗  
之事其有無俱不必論當太祖大漸之時所謂危  
在頃刻為嗣君者宜旦夕環侍而不可須臾離也  
顧乃退而安寢一聞王繼恩之召不俟駕而步雪  
入宮不待請而排闥直入其志蓋在貪位而不在  
君也是誠何心哉以許世子律之其能免春秋之

誅乎此則僕之妄意而諸公所未及也極知狂率無  
似不足取信于當世大人先生姑筆之以俟後之  
君子

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章懋

昔者元氏之有天下也治率自用而不師古禮樂  
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  
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宏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  
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

文鳴於時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衆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能繼之者于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峯李季和始相倡和為漢魏樂府辭崛強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是詠史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為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

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閩中蒞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為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曩為僉都御史出撫廣東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首已鈐諸木矣近得此帙于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之子知州璵喜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使人懲創感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

全集耳茲將刻而傳之子盍為序某辭不獲命乃  
復於公曰自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  
而樂府而歌行諸作至三變而為律作者徒知從  
事聲偶之間而不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  
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于才抑  
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  
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  
傳故實櫟括而成叶諸金石若出自然昌黎所謂

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界者先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乎漢魏者也公且好尚之若是如有國風雅頌之音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于文辭且欲復古而況為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于唐虞三代也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為墓誌者已纂于世矣茲不著云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閔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



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寢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

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于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于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于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于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于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

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于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于樸母或琬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明文海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任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十九

餘姚黃宗義編

序十

著述

讀律呂元聲

何塘

律呂元聲甫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黃鍾律三寸九分最短蕤賓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

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鍾爲長爲短  
宮音爲清爲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  
象無準倫類不通知之耳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蓋以天  
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  
黃鍾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  
爲驗若黃鍾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  
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理于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  
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別于黃



鍾此其法象無準一也律以候氣和聲聲氣皆屬乎陽  
老陽數九故黃鍾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  
義此法象無準二也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  
爲自然喉爲宮音古爲商音牙爲角音齒爲徵音唇爲  
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爲可據矣喉爲  
宮音豈非以其來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  
爲宮以配之唇爲羽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而清乎故  
古法以短律之音爲羽以配之今李氏乃爲宮音最清

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李  
法謂數少者音清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宮  
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  
五十最少謂數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數乃八十羽音  
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  
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故數六十則  
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乎土濁  
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

類不通三也既以宮爲清而羽爲濁矣及論學調則又謂蕤賓爲宮則夾鍾爲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皆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矣

呂梁洪志序

唐龍

序曰呂梁洪曷志之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靈紀異咸俟君子况漕之水道者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九川九澤三江五湖罔或遐遺惟漕故也國家定賦歲漕未

四百萬石白糙粳糯一十八萬石由江入湖入河直達  
于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險未有甚于洪者也予  
方有事于漕塞衣蹠階升梁而眺焉夫洪多鉅石胚胎  
巖寧長如蛟蛭伏如虎豹糾錯如置棋盤旋如輪轂廉  
稜如鋸牙如劍戟前代闢鑿引而爲渠汶泗衍溢沁汴  
滲淫黃河濶汙合而瀦之石之所激奮躍鼓盪雷訇而  
阜湧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鼃鼃不敢  
居漕萬三千艘胥于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卒夾洪

夫挽之弊肩傷臆蹢足揮汗咸畢力以赴然緣崖躡級  
蟻行蝸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一弗戒則飄忽瞬  
迅猶夫駟馬脫銜非窮日之力不可回也是爲天下之  
至難也天下之事惟難思戒惟易忽之斯志行經國者  
知漕之難乎則官不置冗費必汰浮兵定以制役止不  
急粟無耗蠹廩有備焉受祿者知漕之難乎則祿以養  
賢吾思吾賢食以食功吾圖吾功敬事之臣日廣素餐  
之風熄矣是故考迹以明規因文而廣喻志之大也夫

曰勒一方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子猶曰弗志焉

書孔子通紀後

黃佐

右孔子通紀八卷吾廣督學憲副南山潘公所著也其紀祀典評羣賢詳且公矣孟氏有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濂溪王祀萬世無窮及康節仲尼以萬世爲王之論蓋皆因之此我聖祖明詔正天下神祇仍存王號而成化中

加樂舞八佾籩豆十二豈非以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其功實賢于堯舜也與惟是生卒年  
月春秋三傳所紀不同公則據長厯及闕里志諸書而  
考正之實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一月庚子之辰甲申  
時即魯襄公二十二年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已亥寒露月建  
丙戌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即魯哀公十六年  
今之二月十八日也世皆忽之不行祭奠愧於僧道  
多矣於戲六經在世如日月行天然求諸吾心以自明

明德推之用世則內君子而外小人尊中國而謹邊徼  
變理陰陽參贊化育皆此道也司馬遷以爲勞而無功  
陸九淵則謂爲註脚無乃禦人以口給而上同媚衆以  
取寵盜名與於戲其何傷於日月哉公因謂孔子所深  
惡者三鄉愿也佞人也鄙夫也此三者賊德亂道變壞  
風俗然今之鄉愿人愛之佞人人畏之鄙夫之貴者人  
敬之富者人悅之故人多樂爲之而不知省此其所以  
敢于侮聖人之言雖非聖者無法亦悍然有所不顧與



又言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斯文大厄逆知兵革之患  
極陳安攘之策明年小王子火節之衆果相率而至大  
同殘暴州縣害不可言然則感召關係小小哉非毀  
六經其爲災也大矣夫書之明峻德詩之思無邪皆言  
心也謂心學當求諸佛老其爲罪也大矣論從祀諸賢  
則曰節行之美足以維持名教著述之善足以羽翼聖  
經二者皆無歉焉而後可故仕莽如楊雄仕元如吳澄  
皆削之荀卿言性惡則僅書蘭陵令雖司馬光非孟子

而宗楊雄猶致譏議可謂萬世之公論矣公名府字孔修上虞人後以終養求去士論高之

從化縣志序

黃佐

從化縣舊無志志之者今令灌陽呂子天恩也既梓且竣以嘗受業乃請序于予予閱之終篇深有感焉遂序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昔疑斯語乃今信之嗟乎從化自昔一羈縻溪洞耳隋唐之際馮盎所據迄于宋元叛服靡常作邑以來乎謏

之日久矣呂子始至觀其形勝則北山以南扶輿淑清  
兩峰秀峙流溪襟帶翠巘碧瀾暉映上下玩之令人樂  
而忘去問其風俗則楓陬茅麓鏗琅皆絃誦聲勝冠之  
士相拱揖而談道且使搨彤管輒成縛辭枹鼓不戒於  
其心而寇警反在新順遯聞不軌則樵夫笑之稽諸郡  
乘俗雜黠結性狠善鬪激氣服蔓誣謂人謀乘電盜牛  
競誇天賜法以繩之每每揭竿而稱亂今豈有是哉揆  
厥所元則高原瘠壤商旅罕至非有果布之湊也灌溉

翻料椎練猶指終歲仵仵取給篁竹絕無外務非有聲  
色狩獵之娛也抱其顛憖不知書業夫誰與易之故設  
學之初儒衣烏駭被選就廩至者畏蹶不寧何則其質  
錮而其見蔽也自黎氏起甲族登玉堂之署爲柱下史  
經緯禮俗先之牖之李長汀輩又多蟬聯科薦而譽髦  
嚮風以故比屋詩書牙璋不聳儒者之效也呂子清慎  
且勤民治益固凡其所徵文獻實多取諸韶山云夫堯  
舜之道集于仲尼洋洋文德洽於裨海百越則信遐矣

其可稱道者吾廣南越也蒼梧西越也象郡駱越也江  
右楊越也八閩東越也永嘉甌越也會稽於越也溪峒  
皆介其間至于勾吳斷髮文身之鄉也荆楚筭路藍縷  
之俗也巴蜀魚鳧蠶叢之國也鉅壙深林均爲荒服奎  
耀文明在在鄒魯無間阻焉俗吏刀筆筐篋苟以簿書  
爲務則雖鄒魯且將不聞絃歌矣而況夫遠方習爽闇  
昧之區初得耀於光明者哉且百裔羅施古稱鬼方棄  
而弗圖以教化難也今雲貴且建藩而軒冕等中州矣

向謂符祝役人之魂土木換人之骨者又安在哉蓋天下有道固有仲尼所不與易者存焉誠使其始若不能易也貞潔其身以先之設爲禮文以牖之重之以節用愛人之令則民性無拂而道之浹者深矣邪僻銷而守義固忍爲干紀作亂之事乎故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予而今而後知天下大勢之所趨而卒易焉者仲尼之道行也顧汚暴乃倍吾道何也惟理與文道固在茲哉予深有感於是故表而

出之以風世焉

四如黃先生講稿序

黃佐

予嘗觀夫易自畫後皇道洩矣書自謨後帝道汙矣詩  
自南後王道寢以熄矣吾夫子丁周末運禮制柰廢而  
樂缺有間乃作春秋其義主於尊王道而賤伯功爰俾  
亂賊懼而不肆綱常正而勿墜蓋汲汲乎挽其頽而振  
起之也學庸語孟之書則明是道而見之躬行初非托  
之空言徒曰講學云爾秦漢以來匪惟不行抑亦不講

至宋而濂洛關閩之儒興斯道因講授而後著明于世  
惜當時君相無復帝王繼世之志卒莫見之行也予每  
覽諸儒講義竊獨悲之嗟乎講學明道利于行猶烝徒  
楫舟利于涉也宋自南渡衆宇日蹙國非其國猶恃談  
名理以正綱常而元氣不至隕絕迨史相挾楊后廢于  
竝而立理宗則經書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  
婦者蔑然矣辟諸舟無楫徒其不淪胥及溺者幾希先  
生舉進士于咸淳時居無幾何而宗社且爲元人所屋



矣其所著經書講稿雖殘缺不完然學易則玩象畫稽  
書則宗科斗誦詩則先二南訂禮考樂則求古制解春  
秋則諄諄王伯而悼諸夏之亡孔曾思孟之遺意厘厘  
存焉至于更其名字與其別號以見天水行違之義蓋  
蒙古字學既行宇宙畢變惟韻鄉猶可安耳此其志不  
亦重可悲乎九世孫以約氏僉泉江右刻是稿以傳于  
家俾祖父之講明于衰世者爲子若孫明諸心措諸躬  
終大行于全盛之時蓋非徒講焉而已也詩不云乎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

六藝流別序

黃佐

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服人也是以  
簡六藝以善養之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書著  
功故長于事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春秋  
司是非故長于治易本天地故長于數人當兼得其所  
長是故舉其詳焉志始于詩以道性情爲謠爲歌謠之  
流其別有四爲謳爲誦爲諺爲語歌之流其別有四爲

吟爲詠爲怨爲歎其拘拘以爲詩也則爲四言爲五言  
爲六言爲七言爲雜言其雜近于文而又與詩麗也則  
爲騷爲賦爲辭爲頌爲贊其專事對偶亡復蹈古則律  
詩終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爲典爲謨  
典之流其別爲命爲誥謨之流其別爲訓爲誓凡典上  
德宣于下者也又別而爲制爲詔爲問爲答爲令爲律  
命之流又別而爲冊爲敕爲誡爲教誥之流又別而爲  
諭爲賜書爲書爲告爲判爲遺命而間亦有不盡出于

上者焉凡謨下情孚于上者也又別而爲議爲疏爲狀  
爲表爲牋爲啟爲上書爲封事爲彈劾爲啟事爲奏記  
訓之流又別而爲對爲策爲諫爲規爲諷爲喻爲發爲  
勢爲設論爲連珠誓之流又別而爲盟爲檄爲移爲露  
布爲讓爲責爲券爲約而間亦有不盡出于下者焉禮  
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敬則爲儀爲義其流之別  
則爲辭爲文爲箴爲銘爲祝爲詛爲禱爲祭爲哀爲吊  
爲誄爲挽爲碣爲碑爲誌爲墓表樂以舞蹈斯志者也

其源和也和則爲樂均爲樂義其流之別爲唱爲調爲曲爲引爲行爲篇爲樂章爲琴歌爲瑟歌爲暢爲操爲舞篇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爲紀爲志爲年表爲世家爲列傳爲行狀爲譜牒爲符命其大槩也則爲叙事爲論贊叙事之流其別爲序爲記爲述爲錄爲題辭爲雜志論贊之流其別爲論爲說爲辨爲解爲對問爲考評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爲兆爲繇爲例爲

數爲占爲象爲圖爲原爲傳爲言爲註而凡天地鬼神  
之理管是矣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故予  
蒐羅散逸以爲此編統諸六藝竊比於我董生云

順慶府志序

任瀚

順慶當劍門白帝夔渝涪閬之中而果州之故處也天  
下有事夔劍門諸州先備而果獨閒暇自保不爲動以  
其非要害之國是故無斥堠壘壁亭障徵塞之名先主  
下峽窺吳出棧閣拒魏明皇僖宗前後幸蜀皆取道潼

渝而果以偏郡不得蒙一見翠華黃屋巡幸之所不及  
是故無宮闕臺榭明堂京觀樓櫓之制郡城在天地西  
南山川靈輿旁魄而鬱積嘗所出忠義瑰偉神明之士  
往往聞天下而人賢物怪理不並鍾是故無璆鐵銀鏤  
赤盞玄研鉶璞砮砂竹箭絲枲文羽之貢若是者其爲  
郡志宜簡約易辨而久不志者無以金石考信之務缺  
歟將爲長吏者不能不奪于行官羈旅之懷而凜乎其  
未暇也朱侯博文修政風雅所宗謂予嘗待罪記室理

于郡志當有所述稱而不知予之不可爲此也以射傷者終身不操矢世顧不諒予哉今志草原出郭睿氏題編而侯與師儒更相裁訂即予未嘗一言入也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得坤乾焉今列國亡史久矣安知後來者不有取于此志而倖其僅存如夏時坤乾者乎常璩譔華陽國志鄉鄙賴之然不達史體而多所參附人以爲病陳著作壽郡人也有良史才嘗



誤三國志者舊傳而獨略志不著近世吳使君伯通雖著則又自以不滿意不欲表行于時而尋以散失乃知山川人物之顯晦古今藝文之傳不傳真若有期數而不可爲者況乎其廢興成敗有大于此者乎順慶領州二縣八凡百八十九里賦七萬二千有畸志首地理次征賦次建設次祠祀次官師次登用次外志總若干卷朱侯名簠字守晦號拙齋浙山陰人順慶之人思其賢而仰其功嘗恐一朝去其境土守長循良僚佐皆君子

一時所難吾既樂郡志之成而又悲前代著作之徒不遇吾是以不能忘言也過此將去遊海上與世不復有言

嘯旨後序

唐寅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名氏內述其事始于孫登嵇康先生遂繫以內激外激運氣撮唇之法最詳而于聲則云未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

故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于甲而止于庚多良千刀婁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而止于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于音聲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事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爲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

切今黃冠師符咒祕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呪合普林二字爲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其間稱或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齶出者爲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爲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爲聲必出于平而不出于仄矣孫嵇仙去

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  
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  
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瞻朱君好古博雅一時俊彥  
之良無有逾者於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  
因曰嘯之失其旨也久矣幸存此編略知梗槩不刊諸  
梓以傳于世則羊禮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盍爲吾叙  
其事於編後以遺同志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  
復有以嘯名于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叙草木子 鄭善夫

草木子葉子奇氏括人博物洽聞達于古今生元季詭  
時匿德于龍泉之槎溪立言以昭厥志人亡識者所著  
有範通元理太元本旨各二卷詩十有六卷文二十卷  
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草木子二卷草  
木子成于洪武戊午狴犴中稽上下之儀星纏之軌陰  
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岳浸瀆蠻荒希乏之物神鬼伸屈  
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歷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

理制之書而終之于六籍之緒大歸同焉野語記時事  
失得荒兵災異而文勿避而義則則乎春秋古稱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草木子其善窮哉草木子云者草計  
時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乎其言之立也或曰草木子  
劉基宋濂時人詳觀誠意集未之及者而濂叙太玄本  
旨似不心贊其能夫二子者亦蔽賢乎哉凡人賤近而  
貴遠知者相世機則掩其識昔楊雄譔太玄法言與州  
箴以此迹聖人當時雖劉歆輩號稱知己亦拙其書顧

乃盛傳于後世好竒者以爲異于孟軻然玄實失之滯  
法言州箴亦多迂謬今觀草木子其義至精論甚正使  
遇賢知者聞而張之走揚于矣其與法言太玄並傳復  
何嫌耶而或者又以惟鯨胎生無無華之實胎卵濕化  
貴賤之類病之是惡足以累其成哉舊本凡二十八篇  
今纂爲四野語凡三卷今爲二其七代宗子溥殺青而  
行之并曰草木子古語之傳先之美仁也刻成晉安鄭  
某爲之序



刻文章正宗序

崔銑

文章正宗者宋真希元氏之編也芟蕪屏異將以翼經而正術其亦聖人之志與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宣之斯生言矣訥者弗達陋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喻物斯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于正其情夫幽隲之理彰于顯詞遼邈之懷發于堂序雍遜之談驗于遐歲非遽于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勤記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獻忠之謂䟽恤隱之謂詔達彼此

之意質問遺之蘊之謂對之謂序之謂書紀故表賢之  
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  
目或婉或著或麗或質或因乎人或就乎時出之至真  
而發之當物及乎教息而學消質衰而詞是工是故久  
漸美化動憑典刑以推強枉而稽成敗此左氏之文也  
援經議制夷厥藻績此漢之文也綜倚羣言辯而委辭  
此韓愈氏柳宗元氏之文也君子于是焉考變而徵實  
左取其禮漢取其樸韓取其昌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

遠且該也今夫登者必陟其巔行者必自其家非可以  
息趾于巖麓而發輟于旅次苟未崇志于先王之術以  
參伍夫歷代之變予恐其不特謬于其言焉而已隆慮  
馬君敬臣以按察副使督學山西既用六經教士凡禮  
之凶詩書之變俗之所廢而急于求仕者一切復之陋  
彼時義迺刻是編以則諸生白于其長是之其僚皆來  
贊工兩閱歲而梓人告成事

周易餘言序

崔銑

銑童州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篤  
好是經采暇明訓咸出手錄及壯仕于京會友繹習官  
爲翰林得閱秘書至今五十年銑齒六十有三憂喜夷  
險履行處運無一日而不體夫易也先儒解釋詳矣繁  
矣好奇者求義于象流爲詭誕飛伏內甲互體互用以  
彼小術蕪我聖典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夫子作  
翼一也謂易道加詳可爾乃曰有義易有文易有孔易  
支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尚象者無其裁尚占者失

其法因夫子之贊明三聖之旨以貞夫變以正夫履傳  
是者倡于王弼備于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爰述管  
見于篇以暢二氏之疑者云

明文海卷二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

餘姚黃宗義編

序十一

著述

類編唐詩絕句序

教英

唐初詩變選而律而絕句者又律之變視律尤難焉蓋其韻約而句斟序綴無法則冗轉換無力則散易之則格卑深之則氣鬱直致之則味短局而執之則落色相

不抑揚不開闔則寡音響不足以感動千古則不可以  
風故曰視律尤難焉昔在宋季章泉澗泉二老相與選  
唐詩絕句一百一十疊山翁從而註之可謂異代賞音  
然詩家尤病其決擇過嚴而於李杜大家而或遺予暇  
日忘其謗陋復取諸家絕句分類選之得三百一十首  
而謬加批點每遇花月良宵風雨芳晝佳客不來悠然  
獨酌則命兒輩高歌數首以暢幽懷予倚微酣擊節和  
之不覺形神俱爽陶陶融融其美有不可以語人者矣



少陵志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  
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  
太微張子迺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  
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  
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遊樂之盛聲  
華氣馭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  
遊寒士操觚吟咏立其旁渴得餘瀝飢得饜肉固足矣

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氏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孑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矧有特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卨

備嘗艱阻而雅操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  
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  
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歟張子名治道太微其  
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  
以歌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  
微子于此矣

易學紀成序

王慎中

古之得罪于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推苦戮辱

之者必得險惡果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  
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顛昧椎魯烏  
戇而獸獠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羣  
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彩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  
與之遊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  
皆客遊之士其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  
之所以爲困也方其肯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  
又當負慙含瑕畏譏防患晦其迹惟恐不幽閉其聲惟

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爲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爲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于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子經無所不學而獨深于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缺于易君迺

樂以其所得爲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  
特因之嚴久不爲徙於是所以爲莆士講者得專以熟  
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  
獨苟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  
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  
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爲君  
有失而孰知其率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  
收士作人之效從容于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焉君

于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于所貶地皆未  
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  
山柳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  
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  
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伸月引君之所道說于莆者其有  
已哉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祖

甌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  
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  
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  
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  
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  
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  
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廬



黎赤之異壤五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  
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箛篥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  
則類于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少女少男之紀則  
近于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有切于  
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  
雜而略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  
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  
叙山川也既無闕于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

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于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

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  
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皆必稽  
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  
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于常州爲屬邑而  
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  
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  
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  
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

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  
蚤夜盡心焉者其于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  
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早力于家人生事之間  
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鎬鑰閭戶之守雖  
其錙銖隱賸而聰明知算舉無遺者于是一切以其精  
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  
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  
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

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治  
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  
與夫庖菑狄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  
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嚮或  
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不  
取辦于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  
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  
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

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戰國策譚楸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詁而吳師道纂焉其文至于今而猶未哲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于它書

自謂雞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注必證之古而反之  
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揚扝之精者皆傳  
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楸問序于不佞嘗聞諸儒先言天  
下之亂至于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當一  
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爲七其民日尋于干戈其俗  
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  
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于陽智用于陰巧之極  
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鷙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

即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駟爲仁義者耳今  
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闕閭詩  
書衿裾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爲然使老子  
居之尚猶以不獲睹古爲恨而安用此捫闔揣摩之書  
爲子文氏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  
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尠也然而未可概  
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興者  
哉其次則孫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談天



德王道苟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將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于中主之耳以顯于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于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之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李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迹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之晚也諸收談極者左袒于茲策者也予

文氏三世則又左袒于談掇者也是故不辭而叙之知  
我罪我我安與哉

編初唐詩叙

樊鶚

南溟樊鶚曰予嘉靖癸巳督儲濠梁得關中李子西相  
與評古今詩李固豪杰士識鑒精敏動以初唐爲稱適  
與予契退而編成叙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爲近漢魏  
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至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興律  
詩興古詩勢不得不廢精梓匠則粗輪輿巧陶冶則拙

函矢何況于達玄機神變化者哉惟古閭里咸習歌詠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唐興三宗上倡科目取士天下枕  
籍于詞章今傳者百中一二爾然已不下百家故後世  
必曰唐詩唐詩云予嘗有言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  
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大厯以後鋤而治之矣  
乃于披閱之餘專取貞觀至開元間詩編爲三冊凡若  
千人題曰初唐詩而古詩不與焉誠以律詩當于初唐  
求之古詩當于漢魏求之此則編詩意也昔人論初唐

曰使曹劉降體未知孰勝斯其知言者乎嘉靖十二年春叙

粵大記自序

郭棻

謹按昔雲陽氏肇都沙丘迨軒轅分埜厥維荆揚吾廣介焉是爲揚粵古有九丘志河內司馬彪有九州志然皆畧于嶺服高固相楚始傳鐸氏微蓋鐸椒作也漢楊孚撰南裔志晉王範著交廣春秋而粵之聲名文物彬彬細素後禩有考焉唐宋以來紀載多闕自曲江武溪

菊坡文溪數公外史佚其傳迄我皇明德化醇洽肆于  
嘉隆文治宣昭於是秦臬黃氏者出鏗鏘炳蔚大豔厥  
詞極意蒐羅爰成通志採古懸其藻鑑摘辭綴其菁華  
洵宏博之鴻裁而裨乘之駿藝也然浩适等仗節不書  
非所以勸忠也漢晉間年號有誤非所以紀實也丘陳  
湛霍諸傳多含貶詞非所以傳信也盧循么麼小醜而  
列於刺史題名中非所以懼亂臣賊子也諸如此類不  
一而足昔賢云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志者郡國是

非之權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是而不敢誑以爲  
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誣以爲非有似是  
而非者則亦不得掩蠟而飾以爲是也有似非而是者  
則亦不得羅織而詆以爲非也昔司馬遷稱良史論者  
猶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况未望遷眉睫者乎是故必  
公是公非不虛不隱而後可無愧于月旦之評也予家  
粵白先大夫素有志於百粵典故爰以命棐向來浮游  
齊楚蜀楚間未展初心頃得乞休南還訂盟泉石思以

酬先大夫未了之志乃取黃戴二氏通志參訂之旁蒐  
瓊臺白沙甘泉渭崖西樵東所青蘿白山諸集凡數十  
百家標其所可書補其所未備各類分爲三十二卷幸  
際制府如岡陳公耀德宣威經文緯武直指望海劉公  
敷治綏猷肅綱振紀而藩臬暨郡邑諸大夫咸銳意撫  
綏殫精安攘士民賴有寧宇棊得樂田里操鉛槧勒成  
茲編孰非諸名公賜哉

題靖陽沈生禹碑辨

顧璘

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岫嶁之麓未上訪  
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以磨滅不  
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  
鑑得于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剝苔剔土榻傳人間  
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爲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  
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踈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  
巖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迹  
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于宣王石鼓



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本  
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即  
宋人所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  
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誤刻山巖者在宋已  
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  
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  
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無一題識耶然上古書跡  
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具皆取象山

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  
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  
楊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  
靈聖迹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  
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既望  
東橋居士顧璘書于靖陽行臺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

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  
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  
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  
志地繁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于革代之  
士按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前元統一區  
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  
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  
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于天

池耀皇華于鼇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纏滕韞張騫異種  
倍收筐匭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  
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  
詭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熙安之  
代而慕馳奔走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  
有此作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  
官叙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  
每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徵綱綱有條信乎

逐南左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  
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禮經師或獵瑱浮尖依稀文苑  
以予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千軸豈其意役于商荒  
醜雜之形而甘似于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得  
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宏際天蟠  
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豁耳目  
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徽纆于三  
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儼臣御天言蹈

地維行志吐氣以球球珞珞如也故去彼取此衆糧躡  
僑孤蹤千里訪覲人于海溼諏叅老于節廬閱七龍易  
七橐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溷或涉疑舛時議及  
之以於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  
無隱憂豈徒騁藝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  
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  
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  
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豔

偉工愛才歆棄桴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  
颺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皇甫持正集序

王鏊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則皇甫持  
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  
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于扶經執聖皆  
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  
惟古于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不取悅今

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翱張籍從余學  
文頗有得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  
與余謂昌黎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  
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  
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  
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  
不忘其世裔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續高士傳編目序

皇甫湜



高士傳者晉玄晏先生之所作也史稱嵇康亦爲之傳  
贊而玄晏之書獨顯至齊宗測嘗續其書梁阮孝緒著  
高隱傳區列三品雖號詳覈而與玄晏之意異矣然四  
家之言今皆不傳豈偶散逸而無存耶抑好之者鮮鬱  
而不彰耶往年洵考求宗系旁覽缺文慨然慕之遂續  
其書十卷自晉迄宋凡九十九人學既疏脫鑒亦乖迷  
竟無以卒業故又別爲編目書之一冊朝夕覽焉以示  
素風之不忘雖然玄晏尚矣宗阮遐躅照暎巖壑皆志

之有徵而非托諸空言者也。洵渙浚于祿營跡抱關體  
冒穢俗而私攀古賢情遠幽淪而颺論千載是書也。所  
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景行維殷躬不克逮其能無自  
慙乎。

重刻唐文苑英華敘

鄧宗齡

在昔帝王所以鋪藻鴻業奮煥景炎者亦惟睇睇秀發  
之士摘詞染翰鬱為國華相與闡揚之雖純駁異致然  
覽者不遺焉亦以文詞幽而弗章則蒐古無繇綜述闕

而弗備則典籍奚稽不若併存之令世可考而鏡耳有  
唐文苑英華成于宋學士李昉宋白輩奉詔輯次成書  
羅網百代籠罩數百年間總質文而分其流摘倫類而  
異其指藻思綺合足以恢張國音詞旨霞布足以宣述  
風美纚纚乎一代之詞文亦燦然畢著矣乃談者曰自  
六代以綺靡相高士爭騫于駢麗濃思縟采六藝若濫  
觴然安可以規來世垂不刊之鴻教哉不知道有夷隆  
學有粗密故彈射臧否品隲得失者示則也廣授博採

瑕瑜並收者志備也况唐以風雅主盟百代庶幾三百篇遺意而所稱文起八代屹然詞宗者又直接孔孟踞蹈秦漢而上之奈何以獨廢焉今其書具在無暇他論論其彰彰最著者如讀房杜王魏裴陸之疏議則獻納之軌在其中矣覽王楊沈宋崔李之賦頌則凌雲之製揚其聲矣誦盧駱沈柳高岑李杜諸篇則雅道之旨于斯暢矣他如王孟韋白數十名家並結藻清英比麗卿雲煥煥乎永世之業令千古作者若奉功令而趨又烏

得而廢之昔夫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而十五國之風  
謠併存之以示來許彼雖不盡軌于大道然其述微惡  
記讚一代之蹟不可遺也而况雄文鉅篇昭著臚列若  
是書者乎雖以世代邈遠而由其書按當時行事若數  
一二較黑白又豈徒僅僅以文傳也哉故爲重梓之令  
稽古者得以觀覽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